



錢唐韋先生集卷第十八

雜著

三歲并序

本政

彙說

戒奢

議赦

兵備

正唐刑

書顏段傳後

疾闇

王燭贊

諭馬

王諸呂議

雜說

讀王莽傳

評陳矯

讀吳嗣主傳

書牧者言

逸佞人

賜笈銘

記見

評略論失

書植柳

弈說

記夢

書東山院壁

記見

議井田

議嶺寇

議財用

議推貨

議教養

何都曹兼司法考詞

李縣尉二考詞

大治曹縣尉初考詞

通山李令初考詞

劉尉初考詞

都曹第二考詞

永興尉三考詞

賈縣尉一考詞

通山尉三考詞

書判三道

歌詞

惜春詞

勸酒飲詞

止貪詞

望仙詞

春詞

水心會詞

歲華詞

水仙花詞

丁香花詞

慶壽詞

慶官詞

錢唐韋先生集卷第十八

三歲序

師友不講事物日撓于前冥然無思雖智不難愚矣
余欲增深其原取之不窮為學歲外謹所接扶導吾
善為出歲內節情好不欺于隱為入歲三者自有不
廢庶幾無憂也

學歲

少而不學借曰未明今其長矣豈俸于成貴富惟命
奚力之營道義自內不修則傾謂公宜勤姑乘其暇
謂日不足亦則有夜聖賢之書日星爛如忍或違之

真行索塗

出歲

朝有適焉余心慕夕有見焉余心惡慕非予思私惡
非余玼即其為人而動予思惡也其惡可違慕也其
善可思師違乎師乎可不慎其從乎

入歲

人之所逸于宴安君子之居懍如艱難易書首戒夕
惕乾之事有未究德有未完時則思之以充其端敢
色臭味鮮或能置淡泊以守厥性不戾毋特為闇其
卒則顯毋忽為近其闇則遠言之攸歲庶乎自勉

起句似脫一
字

本政

政之道難矣哉天下之所以治亂國家之所以興亡
由此而起也得其術則堯舜之盛易為太平之業坐
致不得其術則神勞而功淺心願治而事不濟令雖
繁聞者莫懼刑雖嚴犯者愈衆如此而望國之安是
猶北轅而求至楚也不改其轍則終莫及之矣是故
明君專心致志蚤夜以思之求得其術夫豈有他哉
要在民安其業吏稱其職二者具而王道畢矣夫民
之情也莫不惡死亡而樂安養爪牙不足以供口腹
膚革不足以禦寒暑耕而食之蚕而衣之父母之供

賓客之費養生送死之具皆出于此故瘞身從事連
月積歲不敢怠闕者與其瞻足耳然而穀未破粒吏
索田稅截未下机官督租帛凶年歉歲舉不暇給復
稱貸而益之公家取其半富者又取其半飢寒並至
而無所賴老弱填委溝壑壯者流入工賈業辣利寡
則遷乎盜竊允矣是以罪辜日多刑罰日熾勢所不
免也為政之術莫若輕稅歛抑強富使民享膏腴之
利世絕兼并之患天下生靈將俯首交臂而入仁義
之域矣故曰在民安其業也國家官人或以德進或
以藝升或以子弟而任數路取之而責以一等考第

有常限舉者有常負如此其式然後與之進秩不然
則否是使小人潤色阿諛倚藉勢援側目歛板鼠拱
雀行以邀結上位為荐擢之媒雖無寸能尺效而享
厚祿高位其勢宜也彼君子者既汜没于猥局又無
曲巧之資是以白首不遇知己終身不獲大改其勢
亦宜也賢者在下不肖布職國治可得乎為政之術
莫若慎選舉革濫進爵其人必量其德任其人必度
其能不以小器當大用不以細務抑大才賢良雖驟
進不害為輔佐庸人雖久官無損為下吏如此則善
治日廣元之蒙化矣故曰在吏稱其職也民安吏稱

四海大定君人復何為哉故曰二者具而王道畢矣

蠹說

甚矣蠹之于木也晝夜以賊之可以為美乎是其地
力之所滋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其中穴而
食之是以終于朽敗也然則木之蠹也不踰一材之
廢天下之蠹則患矣夫用調廣費蠹于國蓄和臣貧
吏蠹于天官游惰散逸蠹于民食佛老橫議蠹于教
化故國蓄蠹則賦歛將暴而民怨其上矣天官蠹則
政事將蔽而治不行矣民食蠹則數口之家將飢而
不暇給矣教化蠹則人之好尚將不違于禽獸矣此

四蠹者皆積小致鉅由淺及深合而為天下之大害
也且人知木之有蠹而必去之者將朽敗也至于天
下之蠹而不知所以去之者豈愛天下不若愛一木
哉故善為國者去天下之蠹

戒奢

三代以前禮法明白自天子公卿大夫下及庶人車
馬衣服飲食器用各有等級故其民無奢侈之過三
代以後禮法凋敝上下節制頽然不振由是民之奢
侈興焉且古者各有命然後迺得衣繒絲而乘車馬
漢高祖世不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固知其時民田

皆已衣綠乘車矣其後習俗相耀靡鹿尤甚法令開
略因循不制庶民之僭亦不止于衣綠乘車而後已
也故編戶之富食前或設方丈一饗或破萬金狗馬
被績蜀牆壁襲錦繡其杯杆玩好之具非珠玉犀象
不以為飾鄉閭之間婚姻喪祭賓客交接莫不以此
相為厚薄故人務竭資財以自夸尚至使農夫通畝
爭作淫巧桑女易机競為倚穀何則趨時所貴而贏
利至捷也夫乘耒者少則穀米翔貴租嚴加工則布
帛不完二患皆行如之何不使斯民飢且寒也飢寒
並至則愁怨生愁怨多則和氣乖謬是奢侈之為患

固不細矣臣之處斯世者則先封囊草奏曰願禁奢
主之君斯世者則必下令曰庶民之家毋得用某物
作某具敢有犯者當有某罪是其意皆欲絕其奢侈
也然而民之心其肯絕乎必因上所禁則以為難得
之貨爭收並蓄珍貴愈甚雖工不明製市不顯鬻其
陰為交易用于私家萬示甚于不禁矣蓋風相承深
有根蒂未易可以刑革也然則如之何其可止也在
向者封囊之臣出令之主自省而已耳何哉君者正
乎民者也臣者佐君而率下者也惟民無所責從上
所行而為之耳是君臣之于民猶表之于影源之于

流惡影之曲也。先思正其表，惡流之濁也。先思清其源，今嫉民之奢而不思儉于己，其能絕之乎？故曰：在自省而已爾。然則君不先虧禮，逼下若漢文弋獮，臣不先文詐飾矯，若公孫布被，但遵用古法去奢靡之過制者，則天下將自化矣。

議赦

夫赦之恩于民也，小人之幸而君子之所不幸者，何哉？凡觸憲網被辜戮者，皆輕薄姦軌浮濫惡革其善人自處身不失檢，又豈陷于法乎？是赦之為惠，止加于儉邪而已耳。且君子所嫉者，小人也；小人所怨者，

君子也。嫉之先欲去之矣，怨之先欲陷之矣。故正直之人所居必斥，群小而群小知赦之不遠也，則橫加誣言傾覆端人及情露理曲，拘之囹圄而反一概悉蒙赦釋。若然，有則善有所累而惡無所損也。故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此節信為東漢言之也。古之王者，惟革命承亂則必有一赦以刷蕩天下，且欲固民之心而使歸于大化也。後世聖人因多事為感對時軫慮而數為赦命，以寬有罪，此亦愛民之一端也。然而赦既惠于小人矣，誠不可示期信也。夫示之期信，則彼將伺時怙命，恣為凶惡，其良善之

民亦知其將赦也固不敢與之抗競故雖白晝解人之衣行者掩目而過一夫叫呼于市千人低首而走非強弱不敵蓋勢所宜然也今夫郊禋之際赦命著式其信之結于民堅如金石民之竊望于上也亦無纖芥之疑故踰月以前姦徒逞志殊不畏忌老盜服賊逃匿山林猾吏受賄據案自若：此類者不可勝數無他焉赦有日而使之然耳夫如是則何其淺而禍深乎古人有言曰愛之適足以害之豈謂是耶又曰無赦之國刑必平然為今之策又不宜無赦何則此制素行不可一旦革置也抑恐奪君之恩而人將

淺字上疑脫一字

生心也但勿示以期信則殆庶幾乎若郊禋常赦一切罷去惟間時霈澤出于不測則天下姦民不得恃恩而行險也噫能言刑賞必信而赦不必信則為談政之後也

兵備

夫安不忘危福必慮禍此兵備所由設也自上世帝王未有無備而國安者也然兵備所設其實不同有勞而無功者有不勞而甚利者何哉夫所謂勞而無功者當其無事之時多聚罷弱之卒分立屯衛或終身不歷一戰白首不過一敵所以不能罷去者以中

國不宜無備也然而農夫深耕屯兵坐食紅女勤織
屯兵坐衣凡占符籍者皆虛蠹邦蓄為游惰冗散之
幸民耳一旦有數百之衆竊寇邊境使之扞禦則手
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幟未必不有棄甲與尸之醜也
豈非于設備之計則勞于禦寇則無功乎若秦之材
官漢之南北軍之屯及八校樓船羽林孤兒之屬梁
之二十四班隋之十二府皆其比也夫所謂不勞而
甚利者獨成周之法有烏周制井牧其野然後籍鄉
遂之民既授以田使之自給又為之脩教鐸旗物之
具及四時農隙則長吏者率其民而習之田獵刺伐

坐作進退攻守之度莫不盡焉故無事則秉耒鋤荷
畚鍤以盡力于畝畝所獲足以供其家皆不領天子
之經費及其有事則持戈負戟而走變比為伍易閭
為兩是以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識指呼
趨疾出于習慣雲合響應破敵如拉朽耳此豈非于
設備之計則不勞于禦寇則甚利乎今國家宿師北
北悉以千萬數兵食轉給一出官用官用所賦率于
民間是則削百姓之膏腴以餽驕惰之卒也萬一邊
陲有犬吠之警使之禦寇則未知其功力必何如哉
雖班號屯衛之別與漢隋差異而其處置用調不甚

相遠也夫欲求便利之策莫若從周法而行之其餘
固無可言者矣雖然無周時井田之制但就邊地從
其平民于他郡肥美之處然後使兵屯分耕所據之
土以自充贍不侵耗于縣官兼乘餘暇習田獵如周
家之法若然則國蓄厚矣民賦輕矣兵革精練矣以
此待寇是猶盤石之上而搏蚊虻也使三尺童子見
而謂之不克乎豈必長驅大割金璧重寶以垂餌虜
口但恐羗胡之君襲衣冠解編髮請服之不暇也

正唐刑

安修仁執李軌、使鄧曉在長安報至曉乃舞蹈稱

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于人為使來此聞軌淪陷曾
無憂容苟悅朕情妄為慶躍既不留心于李軌豈能
盡節于朕乎此語也其有似也而後有所昧何居初
軌僭號大涼氣勢雄張唐未有以圖者安興貴請往
招慰高祖謂曰軌據河西連結突厥為援兵之猶未
易也豈汝單使所能致耶興貴曰臣弟修仁為軌所
信任可由此密圖之高祖允遂行至則說以禍福軌
晏然不動興貴詞窮乃詭對以謝潛與修仁謀起兵
軌敗為修仁所執由是伏誅興貴修仁皆以功受封
且興貴命于唐也姑置是不識修仁其何功乎若其

破執則彼非受執之任為執之心腹肺腑乎為其心
腹肺腑則與體俱存亡也俱存而不俱亡猶不可為
况欲其亡而自存耶修仁欲其亡甚矣而高祖舍之
奚哉且修仁陷主者也鄧曉聞主陷而不憂者也不
憂則責之陷則封之何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乎昔丁
公免劉季耳及其末也猶被漢誅修仁陷主而反獲
封國是姦臣叛子幸而逃禍者無甚此矣夫祖漢所
誅唐祖所賞以誅易賞其何意與向或移責曉之心
少思修仁之所為則刀斧為鑊非虐器也修仁戮矣
唐刑政矣唐臣勵矣唐史書之佳矣萬世之下烏得

而議矣

書顏段傳後

楊國忠惡顏真卿之不附也出為平原太守會祿山
叛真卿合衆開土門歸已陷之郡十七而卒功于平
原楊矣忌段秀實之戾也罷節度而以司農置之及
朱泚之亂秀實奮不顧軀手擊賊泚泚事雖不成身
死名大子孫光寵而卒顯于司農夫國忠之出楊矣
之廢段是將利其快：不得志而拂亂其所為且莫
不能病我若功立與名顯則豈其心哉二公之所為
也卒若是：豈能于廢出耶蓋邂逅于廢出之間得

為之耳忠矣之病非二公而又可逃乎嗚呼欲以病
人而又遺以功名顯耀使排沮之迹獨在于已所得
多乎哉故已特不悅勢可奪之勿奪也辱有時而榮
矣已特不耦勢可險之勿險也險有時而夷矣况君
子者豈易險辱之哉

疾闇

唐正元之二十年閏中夏旱德宗以為憂以問京兆
尹李實庶幾有寬民之請而實因上謂穀田甚盛外
拒民訴內希恩賜歛益急督益嚴窮廬困此至有徹
屋木賣麥苗以供賦者令人成端輔撫其疾苦辭而

諷之則曰一項麥苗碩五米三間堂舍二千錢意可
以傳達而蠲其租耳實奏以誹謗德宗信而杖殺之
夫始憂而問所得者証對借曰不能他辨也及聞端
輔之詞其証可白矣何復然其奏而殺之乎端輔豈
欺于道路哉人固有闇于事者可欺以類常苦其無
所質耳夫既質焉而又信之是誠何心哉且敢欺宜
殺能質其欺宜舍之可宜殺之可不宜君人者其若
是與君子謂人嘗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
作嗚呼奉天之後其猶然已史不紀之而傳于實予
為憤焉作疾闇

殺所不宜下當
有舍字

王燭贊

直躬仕齊 諫言不行 義不苟祿 熙然退耕
破齊者燕 銳卒雲集 獨高燭顏 環邑不入
遣使造門 以禮為置 要之使將 即封萬家
燭曰不可 蔑此心腑 二夫猶醜 况臣二主
燕不許諱 劫以三軍 子如不唯 并屠邑民
矯之燭志 堅確不奪 肯利主禍 慷慨引絕
是時大夫 奔北于外 聞燭之喪 廼相為恠
曰惟布衣 其節乃爾 我葷肉食 竄也何俟
乃立王子 無敢畏怯 能臣並作 卒復故業

嗚呼進思 愛君不忍 依違不用 故去 恬無憾詞
先生之仁 君子所歸 大兵臨前 生死岐分
富貴非道 誓不屈身 先生之義 玉石可論
其死不輕 邦家之利 激懦止止 遠續君嗣
先生之忠 永錫爾類 嗚呼先生 名振來裔
不壽于齊 而壽萬世

諭馬

粵歲辛丑 中春之首 掾解久休 邑移遲留 形易以給
橐空無瘦 計有兩濟 而與馬謀 曰爾之依 予久矣 予
之力 汝固不淺也 昔初負書 以學求荐 鄉老歷時 間

關借我枯槁得第且歸內蜀偏早恹、三年一不鬻
索徃宦江左屠矣遐道解轡可治肌格載造朝休平
沙暮足豐草日月沒長精神溢早長鳴蕭、雙耳卓
腦膚如灌脂駿氣若馳肉起未定會予罷考憐不忍
置、汝潦倒山頭澗腰喘息不保迨復舊廐瘦落如
埽予俸輟止日食稍、別爾芻秣豈或能飽鄰仆通
焙島徒枯抄期以賈售使爾盛好豈惟賞予汝惠弗
小故軒勿戀聊以相曉馬乃昂頭驚視請對以臆曰
齒暮力疲誠可棄也懷舊念勞良可從也存自始托迹
沆今星周投步不歷邠至之徑引勒不及利交之門

宴嬉無耽荒之留造請無奔競之勞不寓不理之牧
不享不義之餉雖無知識豈不自得至于或逸而若
或肥而瘠皆勢然也何足道哉仰惟主公行矣自力
非期脫粟之驕非意鏤錫之飾徒欲適駕鄙盡餘年
于君子之樞頭效子方之哀請觀孔聖之論必將利
我則固不敢愛倘以我恤則甘俟乎敝帷之分雖餓
死焉其何恨

王諸呂議

漢高后臨朝制政欲王諸呂以問丞相王陵、對曰
不可謂非先帝約又問陳平周勃皆對曰可昔帝封

同姓今太后稱制欲以昆弟為王亦其比也固無所
疑矣太后悅遂封然卒破諸呂者平勃也或者問曰
平勃忠乎曰忠然則智乎曰智既忠且智則何不為
王陵之對使太后遵先帝之約何諛從于前而起釁
于後乎曰不然夫以高后專制之權加之親黨之恩
而欲封呂氏其勢可得止耶雖有奮死之勇為之
強諫亦莫能絕之矣宜乎平勃之從也其從非為諂
也蓋不欲虛取女主之怒而致權位之見奪耳二臣之
權位不失則諸呂雖王不難圖矣迨至祿產作亂果
以策誅之豪族強黨掃地而盡然後定社稷安劉氏

本說平

此平勃平謀也其忠智豈易量哉信夫不深圖不足
以權大事如使平勃為王陵鱓直傾去已勢徒用閉
門自絕不損諸呂之得王則漢之基業將何賴乎

雜說

蘭槐之根生于毒虫之穴則為惡草也引而植之良
美之地則是亦復為蘭槐也其生于良美之地引而
植之毒虫之穴是亦必為惡草也夫堯舜之民可封
之民也然則可誅乎曰化之以惡則亦可誅矣桀紂
之民可誅之民也然則可封乎曰化之以善則亦可
封矣故善惡無常民治亂無常數率天下者所宜思

也

古人有言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信哉自任者周然後可以責于人也故君天下者先自君然後可以君于治郡邑者先自治然後可以治于人信朋友然後可以信于人天下未正反其所以為君郡邑未清反其所以為治朋友未誠反其所以為信夫所患在其不自反耳反則得之矣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輕之則貉重之則桀周公制太平之典其肯為桀之法乎而今之存于書者曰遠郊二十而三蓋有不知而作者

周公無是也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嗚呼事君者曰我能為君廣征課出財利足以富于國也爾之所謂富國古之所謂賊民也民肌削盡國安得而富哉此式所以請烹桑羊而救歲旱也

毛嫱西子天下之所悅也然而君子不預者謂非正色也鄭衛淫放天下之所好也然而君子不聽者謂非正聲也使妖聲掩正聲非樂工之罪可聽者罪也今夫醫卜星數技之早者也或一能之則必得稱于王公大人之門至于文章德業則默不見譽果藝之貴耶德之

賤耶果傾聽者罪耶

納粟受爵自漢始之矣然則漢之納粟也欲民之務本今之納粟也惟以貴兼并之家噫由是知奢貪夫可以官使也

讀王莽傳

嘗讀王莽傳然後知其初無篡盜之志也當其孤貧無依折節恭儉莫得一級之爵寸土之祿以廁于群兄弟之間則亦已多矣又何神器之敢窺乎及成帝委之以政孝哀益用尊信權深勢崇然後篡盜之心萌矣今天一庶民之窮窘也惟思衣食給而已耳又

豈有意于兼并哉及財餘力盛則生心于侵牟抑奪也是則篡位之罪歸于王莽而其禍始于成帝因于孝哀也嘻班固言之曰此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其慘哉夫天欲絕漢則何世祖之復興耶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雖三尺稚子亦能措手何非人力之致乎故王莽之篡成哀受其責也無辭矣嗚呼自古以來無必篡之臣有誣篡之君烏戒夫

評陳矯

魏陳矯為尚書令明帝一日幸尚書矯伏門下請所之帝曰欲按事矯曰此臣職臣不稱陛下可黜之非

宜親臨也帝為之迴車評矯此舉為得矣君逸臣勞
古之明分乎

讀吳嗣主傳

讀吳嗣主傳見孫林好典籍嘗欲與博士韋曜盛冲
相與講論時左將軍張布恃寵擅國憚曜冲之直于
休有所開發乃偽詞問之曰講論妨政事休雖知學
寔為益而率制于布竟罷焉噫吳三國之一耳然休
于布為君古人謂以吾君為不能猶謂之賊况尼其
所為耶布之奸逆甚矣

書牧者言

予之西野過驅群羊而過者地平草肥羊忽散走鳴
而相呼食而相先或乳而跪或戲而觸或卧或躍或
離或聚悠々然得其所哉牧者呼之叱之不復故步
久之不忍加逐乃投竿于地藉牛衣而休于獨木之
下予前問曰若牧羊幾何時起而應曰舊矣然則勞
矣乎曰于力雖不勞々于心甚也予斥之曰若非勞
力者耶其心何與朝飲之暮宿之而至于壯長而已
牧者蹙額柔散曰此獨其易者耳其難者在乎去敗
群之害也予固嘗聞此說遽止之曰若是奚難哉有
害者亟去之斯止矣彼則曰去之非難察之斯為難

自初而學牧及今齒髮殆暮所閱雖多其猶患此何則察
羊之病當察于未形則病一去一耳及其已形則漸
靡者固多焉為人牧羊而使之漸靡而敗焉在其為
政也然而其病未形則飲齧等也起處均也若何而
察之察審耶是故夜而思旦而視易其責得非勞于
心乎予既然其說其詰之曰今而過是遽縱而不前
其亦不制乎曰非不制也姑安之耳夫見草而止過
夷而息此其情也必欲奪而逐之無乃近虐與古人
所謂以狼將羊者言暴而不可任也牧而虐之其去
狼之為將也寸矣牧者退予反覆思其言是皆賢者

之論牧民之術也故書

逐佞文

竊有所記若是以自警者暮夜之間寢而夢之隱几
坐于堂上一夫圓冠短衣欽頤折類偃倭歷階而進
進而却之而前更三四進如有所受却如有所畏盤
旋偃蹇態度百出僕叱之曰若何為耶拱而對曰請
先吾族所起次及吾之行踰繩越柝而上非所得言
降帝而王種類始出秦漢間其勢漸盛至于魏晉宋
齊梁陳隋唐五代之下世不乏嗣迄今枝葉流散不
可譜計予其一耳自初時傳業及于此未嘗無功而

食所至則能化貧而富易賤而貴起衰而盛舉廢而用以之事上則猜間不入以之接下則名聞亟遠以之保身則充足膠固無求而不得于志此良術也然我不能獨為尤憑人而後行我欲憑子其頭之手僕曰汝憑人而行乃鬼物也曰然則何術乎曰廉隅不修圭角不露好無正好惡無正惡遠除語言騁毗體度孰利不希孰勢不附逢人之喜迎人之怒所趨會合無有齟齬立于朝廷不觸不忤忠諫者罪正直者去我則恬然趨賢越序奉于權貴權貴允預廉毅見疎耿介不過惟我被用文章辟署妾婦柔順見

我而慕羨牧微蕞聞我而譽舉之四方曾莫有指正人瑞士為己之齷然茲無幾寔不足慮故曰事上則猜間不入接下則名聞亟遠保身則充足膠固噫此術也無他蓋惟佞而是務子如得之則爵病其高祿患其飲光華私闕馳騁要路榮及帷房慶流稚孺空駢文繡肴列雉兔便嬖左右所欲必具與夫破車疲馬衣粗食糲其曷為愈無拒我憑我不子負僕乃提劍而呼曰汝為佞之鬼也安得而入吾之門至吾之庭而妄求依憑斷則斷汝不亦為劍之穢而為庭之腥於是攘臂欲決而佞鬼倉黃窘急長號叩頭曰此

寔天奪之誤登君子之舍罪不容誅萬死乞赦倘蒙
全活願以言謝僕汝欲何言乃歛容起曰君今道豐
義贍氣直志剛見佞而斥理之所當然窮與達君子
之常異時甚窮官小貨荒困于濡滯迫于摧強毋及
學佞中鬼所量今日之事固不可異時甚達客滿門
墻賢愚雜進邪正相將毋受他佞為鬼所戕今日之
事亦不可忘言訖再拜而出且歌曰異哉此丈夫異
哉此丈夫

賜笏銘

曠與皇祐五年進士籍署第日例釋褐于殿下得所

賜笏僅有其狀求欲勿易而為所執未由也已同時
被貶者幾人歸或輕視而委之曠迺戒以言曰不可
笏雖不度天子命重且出君之賜于下而不及如其
法者蓋有司之慢不能宣導人主待下之意也吾屬
由此而易之不亦愈于有司之慢哉其亦何以奉承
人主所以待之之意也曠當謹藏之且書之銘以自
警言云

削然其廉 挺然其直 廉不可挫 直不可抑
乃笏為模 保躬之式 異時端秉 立于朝廷
豈止儀矩 書思對命 開畫仁義 條適利病

願先屈軼 指出不正 願代利器 繫碎奸佞

上不愧君 下不愧人 爾質雖木 國才之珍

持祿循 蔽主罔民 爾質雖象 焚軀之因

吾以此銘 守之終身 功成則謝 同晦諸紳

記見

衆人曰賢未與也賢者賢然後賢之賢之何如不待見其人親其言中心悅而誠慕之則吾所得固以為多矣然猶有失之寔悟于所見也今有人于此名過于不當世賢者相與稱之乃若所為反在庸下之下噫此其可駭者非見之而傳焉則吾將以為罔也見

而信可矣尚或之他日審而又得之乃不疑也將以為過焉則愚者弗肯為豈賢而為之乎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也更也不匿于人彼其貳于此獨隱闇之間日月其有是乎方彼之為之時時乎無人也而人寔見之天其可欺乎由是觀之名非可信也蓋有似而得者矣此孔子所以惡鄉原也夫賢者所賢若是則所謂賢者不容誣也雖然吾豈與知耶又敢以一而誇天下之賢者抑始吾于人也聽其名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外其名而察其行于彼與改是然則彼為誰不名也不名也者不欲播其惠于衆耳君子

成人之美見其惡其忍播之哉必以記過亦欲自反且慎其所以與人也

評略論失

唐之虞秘監作帝王略論王莽之事曰若令莽慎終如始親之始于時前朝舊德名賢猶在皆抽引權用升之廟堂則前代之令主無以加也噫是言也其與篡之言也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及故君子言之發于其心害于其事君子不言矣聖人之道先乎正名之正然沒百事順有不正之之在不其力則在其言立言者不當以是乎彼王莽臣于漢也托權戚

之勢苞萌禍心鳩一君囚一君而自稱為皇帝使日不及食夜不及寢折節求人以幸所竊諸于臣子之分是足為何等人奈何假以令主名之初太后欲以司馬官莽時何武公孫祿皆當世名臣慮殖後患故更相荐舉以陰却之莽竟不却禍如武祿所慮使莽而欲用之武祿其從乎而曰前朝舊德名賢猶在皆抽引權用升之廟堂失也夫謂德謂賢而隨莽所任可謂德賢乎且孝平之弱非惡如桀不得為湯武之事有湯武之事則王無湯武之事則篡觀世南之言是不罪莽之篡而罪莽之不善篡也奸臣聞之則將

曰欺孤罔死于前而謹身保位于後百代之下猶不失為令主爾斯言之害豈不甚矣哉必曰正名胡不曰若莽慎終如始兢之不殆汲引舊德名賢以輔初主則前代之忠臣無以加也舍是而言莽之敗則孟堅所謂紫色蠅散餘分潤位聖王之驅除云爾宜也

書植柳

甘棠以召伯重五柳以靖節著重以所憇著以所植前召伯而憇也匪無人後召伯而憇也匪無人然而不如召伯之賢之見思故惟重于召伯而已矣靖節之所植無以異于人之所植人之植固多焉然而獨

無靖節之清且高故惟著于靖節而已矣甘棠朽五柳腐不知其幾千百人到于今稱之豈栽培之力芳盛之效耶蓋後世言甘棠五柳者不以甘棠五柳以召伯靖節而言也然則知公與先生者其以棠柳乎故君子語之曰人能克物非物之能克人也信矣乎署門之外地坦而隙始樹之以柳隨地之延盈三十本其養均其生亦均窮冬而根首夏而陰出入察之雖喜其無害而愧已之道未足為克物之本其去老圃也幾希矣噫我思古人寔獲我心固書以自詠云

弁說

世之善弈者甚衆蓋皆樂于運智以勝人大約以小
易大以強易弱精其術者臨机應變沈冥會合往々
不能自言而能言之者吾見山僧良桂者桂能于弈
淵之東西與之敵者寡予問其術之可以勝曰自預
而不貪問其所以取曰不從敵而待其敗之自至于
謂為弁不仁若是說也幾于為仁矣自治以取勝仁
者不如是乎孟子曰仁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矣
之道與射無以異矣

記夢

余熙寧七月庚戌丙申離萍江乙巳至巴陵以越部

鞠番囚也所居洞度之濱面湘君山清曠殊極事將
竟棲息晏然八月丁卯五鼓中夢觀碑刻于壁間恍
不知其何處且患其高而文字不可識頃之迺寘于
地尔莫見其移徙之迹方三尺餘讀其文也全章周
覽辭甚豪快固不知誰何所作復為何詩重欲袖釋
即前後之字皆若塵雜繫之獨其中二句可辨曰吏
鎖錫名喧賜帶御韉牽馬踏寒藤連誦數過頗悅之
而覺于吟諷間徐思其碑刻刑度所誦之句猶若在
目但記其錫字疑為賜以其句中已有乃以錫字定
之詩義不可以理解姑驚其異而書耳

書東山院壁

生者人之所欲也冥冥之夫其棄視息如棄草菅豈不與人同欲哉嗟眦小不勝則引吭就徑出于倏忽後知嫁禍于人而不知不得睹其受禍何其愚之甚乎抑貧窮不足而不樂朝夕于世乎是亦可憫也遠行冒險予不憚勞頓爾非所六字養之憂也

議井田

井田既不可復何似使天下歸農此誠便民之務而切時之問也敢不盡愚對夫井田之法興于三代壞于孤秦漢世仍之浸不可革自董仲舒之後亦曰古

井田法難卒行使仲舒愚人也則可仲舒而少知時宜則斯言豈不足信哉况今之去漢已甚綿遠其法固不可復何則民恬其敝未易可以一旦革置也然而處之有制敵之有術則雖無井田天下將自歸農矣何謂處之有制曰莫若限民田而使豪橫不得并兼貧民有所托迹也何謂敵之有術曰莫若敦本務禁末作使游惰者不得為幸民也此其大略也若夫利害之原則請悉陳之夫古之農民享安業之利今之農民被窮苦之患果今之賦歛太重耶曰較于古則較矣果今之力役太煩耶曰較于古則又省矣何

往者饒逸之甚而今其感迫乎要其契之所歸在乎
富人之吞并也夫一農夫挾數口其能耕者不過百
畝春耕夏耘秋獲冬藏四時勤勞亡日休息而所收
不^滿廩庾所蓄不^足困窮其間父母之供妻子之養
死喪疾病之費婚姻禱祀之用皆給于此用之不足
必稱貸而益之春取一斗秋倍償之經歲不能償則
又倍之不幸連年水旱無所納責則一斗之粟俄而
為一石矣一石之粟俄而為數十石矣自一至百自
百至千計其生業不足酬其息利則俄而其田見奪
矣以至舉族罄之老稚轉死其少壯幸生者則就食

為傭夫矣彼富人者殊無不忍人之心既取其粟奪
其田不顧其家之孤苦而又役其人見者則必指以
為戒父詔其子曰毋學犁鋤終為餓夫耳母事田產
終為廝役耳如此而望天下之歸農不可得也為今
之策宜使均田有制凡占土地者各計口而置之雖
間通易賣而不得輒踰限式以迫窮人若仲舒所陳
名田之法公理所論限田之事則雖有豪強壅畝不
得過制雖有大姓刻剝無可措手則天下之氓自然
願耕于野而無貧困之憂也夫古之農民獲利多故
安而不遷今之農民獲利寡故輕而易變無他焉今

世未貴于本而本不勝其末也且操一奇器挾一奇
貨游于都市而重價售之者不可勝筭蓋一工得祿
百工效尤一商贏財百商競作夫人之趨利也豈有
可擇哉惟舍薄而就厚耳今持耒耜者寔終歲勤動
粗給生意甚者有衣不完食不足我何而不流入工
賈哉夫勞苦則得利安逸則不得利人情尚或趨安
逸而去勞苦况工賈者既安且逸而又得利多乎是
孰肯徒然于畝畝之勤矣如此而望天下之歸農又
不可得也為今之策宜絕技巧之物禁珍寶之用其
有末游者重其科罰則浮食之民不期月而祿南
畝

也間復遣使以勸農為務用堅百姓之心敢有被此
職而無其寔者以嚴法處之則四海之內靡不趨本
也夫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蓄民富于下國富于上
故雖遇飢饉水旱而不為甚患也此誠社稷磐固之
基也嗚呼非知之難唐天寶中詔曰王宮百官及豪
富之家應致莊田不得踰于式令此亦斷并奪之一
端也漢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
奪人此亦抑末之一端也若此之令皆有可補在
乎潤色而行之則三登太平之風庶乎可致也

議額寇

天生蠻夷雖土地殊別種落有異其為貪狼狠鷙一也。使中國得其地則不足以耕，得其民則不足以使。故自古聖帝明王不聞攻取夷狄，惟修德以懷之，設備以待之。蓋荒忽之性素無常懷，雖有時服從而扞禦不可廢也。是猶畜禽獸者不可恃其馴擾而必嚴圜檻之防也。然而一圜之固不能威衆獸之猛，一方之備不能殄群方之寇。有天下者當以四海為念，其惜民命安民居其心均焉可也。豈復有取舍之異哉？且犂藁有猶毒况嶺蠻乎？今國家知備西北而不知備蠻寇，視蠻寇如已繫之囚而不與南方為戰攻之。

計豈其心有所取舍哉？蓋蠻寇之不作梗朝廷不以為意，議事之人平常未嘗道及。因此忽而不顧，遣長吏往焉則不擇而次，署命之曰遠官，發軍戍往焉則不以精強充數，指之曰閑地。又以犯法之民流置于彼，致使桀黠之黨聚類而興，蹂躪數州。平民被禍，郡邑之吏懦者逃匿，強者死于一闕。此勢之所以然也。非禍起于不測，寔患生于無備也。以至興兵萬餘，運糧千里，使民有所傷，國有所費，豈非養鬻而及于此乎？然兵戍持久，尚未告捷，豈將帥之未精而師徒之未衆耶？殆其策差未得耳。且中國之民惟習平地之

戰使之趨南寇山谷之阨則勞而少功此未為必勝
之術也中國之兵精于弓弩使之當南寇短兵之技
則遲而不捷此亦未為必勝之術也所以累日月而
未見勲效者以此也必欲圖其要策莫若出重賞募
他部之蠻使之自相攻擊則形勢相諳矣器械相敵
矣然後以中國之兵為之外援此萬舉萬全之道也
然既平之後必擇賢明之吏以鎮之精銳之師以屯
之而復撫諸蠻之長結之以恩信自然洞穴之內畏
威而不敢喘息况有意于剽略乎往者不慮故胡今
日之事今日脩之庶幾無他日之憂矣

議財用

富國非為難使民毋傷為難也何則富之民一而其
所以為富有二或富而安或富而危策曰欲寔國帑
何以使民毋傷而財有餘至哉斯問也誠有意于富
而安者也何謂危富夫天下之財王者之財也天下
之粟王者之粟也必欲急政以索之重賦以取之外
置掊克之官內置聚斂之臣率其財而歸諸府庫後
其粟而歸之倉廩不累月而可致豐盈彼下民者安
能拒而絕之匿而隱之耶所可慮者亦不累月而豐
盈不能自有也故紂積鹿臺周王發其貨秦斂重寶

漢皇封其府豈非傷民而致此禍哉是富而危者也何謂安富什一而稅關不征市不租者不急之費以節財用則下無窮困而邦有享蓄矣若文景公儉海內遂富至于武帝之世猶粟紅貫朽豈非不傷民而致此富哉是富而安者也國家欲寔帑藏使民無傷而財有餘在乎鑿商秦之弊循文景之迹而行之若其減服用罷苑囿皆議之小者也今其甚者夷狄之賂太厚冗食之員太衆汰斯二者則富盛之畜可坐致也夷狄之性貪而無厭朝與之則暮不足以有計之財而濟無厭之類其何以堪之哉吾皇既以德懷

之以威懾之歲時因其來則少加賜予以示恩信可也固不必以千萬之費而副其貪恠之心此制或定則歲之所省不可勝計夫邊郡屯兵以億萬數或白省不遇一敵終身不歷一戰皆坐食軍儲幸受溫飽萬一有雞鳴吠犬之警則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職求其扞禦之功則百無一二矣若此輩者皆可罷去至于少壯可用之卒盡以屯田之法處之則兵徒各食其力而國無運糧之費其諸官吏有冗負而無補者一切廢退以絕尸素之幸如此則歲之所省又不可勝計數事既行則主用足矣邦賦少矣然後民世

傷而財有餘國帑之寔莫此為盛也

議權貨

權財之制非古也自漢武始之矣當其粟紅而流貫朽莫校則不權可也及其尚奢侈之用事師旅之費雖欲勿權末由也已卜式請烹桑羊而赦歲旱言權財也楊雄曰譬諸父子為父而推其子從利如子何此皆近古之高論也然與其重賦而權歛則權猶愈乎誠以國用不足利無所出舍此則無能為也故酒酤之饒鹽鐵山澤之利一歸公家而百姓不得操其奇贏也晉魏隋唐以來皆治而為法蓋後世財用浸

開不可一日無權也今國家調度之廣數倍前世而州無橫求邑無暴率迺欲罷權禁之令其可得乎試舉一端而言之則其餘不白而章矣且三代以前未嘗權也則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較于今世則食祿之吏迨以千數雖願為三代之不權其何以給之哉况其他兵食之費賜予之用不能省者又不可勝算乎是權之為制于今不可廢之矣設欲廢之迨將有不時之賦削民膏腴以補國帑之竭是謂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也孟子有言曰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陶以寡尚不可為國况其財不足乎蒙固敢

謂推不宜廢誠非好因做事而不能為劇高之談誠恐言不切時而不敢為益之對也

議教養

凡教學者所以教士類而助風化也教之非其道助之非其術與不建學同今天下郡邑雖有庠序然而教之助之未足為得此士人所以猶未敦寔也何則今之庠序名曰有師而多不得其人或出倚廬而居大席或待選闕而當訓授止欲圖月給之俸又豈欲志乎教育哉其師之貪惡尚至于此則諸生孰從而正乎其所傳授又非仁義聖賢之道惟以剽竊章句

揉雜散律而為之意非獨其人之賢抑時病使之然也異日選于鄉荐于朝廷以官以爵皆向者草學之後度其所以蘊則是足為何等人也使之主事而事不治使之臨民而民不安豈惟不能佐輔時政殆將有壞焉耳揣其本尋其源豈不由教之未得其道而持教者間或非其人乎不革其敝而望士人之敦寔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愈務而愈遠也欲為之策莫若革取人之道責寔于州郡採行于鄉里不以對偶蔽病為之黜陟專尚徑術之本至于庠序之間則擇官吏之賢者一人為之教授又選鄉之宿儒者一人

佐之其官之課最則與長民之任同如此則明師得
以得精心于學者而學者得為正人端士也朝訓之
暮習之役容造次不離于中正之道漸摩以成然後
充公朝之選則人之有所施設而不為尸祿之負也
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
采也夫不正其所教之本而責敦寔于天下之士蒙
敢謂之未也夫世之有敝患在不知之不能改行
則是敝其敝而已矣妄議塞責罔究白黑

何都曹廉司法考詞

前件官居官恪勤有匪懈之節用法平允無敢欺之

心既考以年宜條以狀

李縣尉二考詞

境無盜藏犬不夜吠以茲守職之效所謂尉民之才
既及再暮宜錄其寔

大冶曹縣尉初考詞

職在尉民局廉佐邑境不藏盜野無廢田及其考成
宜以寔紀

通山李令初考詞

前件官從仕有年固廉平之守字民不擾得寬猛之
中鈞考及暮舉明乃績

劉尉初考詞

前件官勤以佐邑晏然尉民農桑闢于汙萊盜賊遁于疆境始計年課足明吏才

都曹第二考詞

前件官坐曹糾事固無收求閱罪書形頗加矜慎兩歲治具存吏能

永興尉三考詞

莅職以勤處身以約三歲無曠厥終有成其考可書

賈縣尉一考詞

前件官奮身從仕操持潔廉與邑尉民疆境清肅及

初暮而鉤考宜美課之紀明其考可書

通山李令三考詞

前件官久從仕途善處邑事訖三年而無玷宜多積之具條其考可書

通山尉三考詞

前件官贊邑持平尉民徹警

書判三道

若本不同謀相與共道

以下文對

對春秋之法原心定罪雖共為盜於倉卒會合之間而其謀力足以前却衆人之心者罪不得不大至其

同張威勢公取貨財巨害之情既均則刑戮之施不容復有差異准律若本不同謀相遇共盜以臨時專進止者為首餘為從生注共強盜者罪無首從

諸越訴及受者 以下文全條對

對設官臨民所以申屈直枉也官有不平則為等級以束之民愚不知止之愛下之意期于無刑而務為罵訟持爭勝苟得之心奔趨高勢以快其欲苟無法以抑其情則何以助善良而消頑薄也受訴之官宜理而不為理或非其次而治之苟無法以懲其失則何以止侵官而繩苟簡也准律諸越訴及受者各答

四十若應合為受折而不受者答五十三條加一等十條杖九十即邀車駕及登聞鼓若上表訴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其邀車駕訴而入部內杖六十注部伍謂入導駕儀仗中者

未斷之間能自捕得除其罪 以上下文對

對凡被命有所擒捕而不作嚴密報漏露以誣其止幾何非同惡而相濟也其被罪均亦宜矣若其改悔自新以功贖過失而還獲亦聖人之所容也准律諸捕罪人有漏露其事今得逃止者減罪人罪一等未斷之間能自捕得亦同即他人捕得若罪人已死及

自首又各減一等

歌詞

惜春詞

人生可意祇說功名貧富貴過景開懷且盡生前有限盃
韶華幾許鷓鴣散殘無覓處莫自因循一片
花飛減却春

勸飲酒

金貂貫酒樂事可為須起手且醉青春白髮何曾饒
貴人鳳笙鼉鼓况是桃花落紅雨莫訴觥籌炊熟
黃梁一夢休

止貪詞

鸞坡鳳沼軒冕倘來何足道存養天真安用浮名絆
此身勞生逸老擺脫紛華須是早解後眠雲林下
何曾見一人

望仙詞

危樓引望天氣猶寒花未放遠思悠々芳草何年恨
即你仙踪何處此去蓬山多少路春靄騰々更在
瑤臺十二層

春詞

帝城春媚綠柳參天花照地共樂昇平處々樓臺歌

香輪玉鏡馳芳如爭選勝妙舞輕謳接亂
春風卒未休

和舒信道菩薩蠻

水心亭
會吹韻

瓊杯且盡清歌送人生離合真如夢瞬息又春歸回
頭光景非香噴金獸暖歡意愁更短白髮不須量
從教千丈長

鵲橋仙

歲華將盡寒林蕭索極目凍雲垂地官梅忽見一枝
芳便預覺新春情味小筵開處歌喉清婉舞態翩
躚爭媚沈腰潘鬢兩休論共舉白何須惜醉

水仙花

雕欄香砌紅紫妖韶何足計爭似幽芳幾朶先春蘸
碧塘玉盤金盞誰謂花神情有限綽約仙姿鬢鬢江
皋解佩時

洛陽春丁香花

冷艷幽香奇絕粉金裁雪無端又欲恨春風恨不解
千之結曲檻小池清切倚烟籠月佳人纖手傍柔
條似不忍輕攀折

永遇樂 廷評慶壽

漏新春消耗柳眼微青素梅猶小簾幕輕寒引爐烟

裏之鳳管雍容雁笋清切對倚筵呈妙此際歡虞門
庭自有輝光榮耀慶事難逢世間須信八十遐齡
古來稀少况偶佳辰是柔弧曾表滿奉金觥暫停牙
板聽雅歌精禱惟願增高龜年鶴筭鴻恩紫詔

廷評拜官

林葉陰濃海雲峯聳夏景漸分稱画堂開宴雍之笑
語高^年耆德初拜君恩漢相敵家一徑傳訓賞典今朝
歸慶門清和晝見香飄百和樂按長春休論萬事
紛紜筭壽考鄉閭能幾人况鳳書才降龜齡正永莫
辭金盞一醉醺之萱草忘憂榴花含笑庭院風光如

再新成歡頌願齊堅檜柏頻奉綠綸

錢唐韋先生集卷十八

宗故左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隴西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韋公墓誌銘

身當是果
其缺未筆
當是避諱

大夫而上當
是大父而上

公諱曠字子駿姓韋氏曾大父錡父身皆潛晦隱約
自公升朝藉以恩累父至左政議大夫韋氏本出風
姓大彭在夏為列侯少康封其別孫亢哲于承國韋
因國命氏而公自大夫而上世為衢州人由正議始
徙錢唐故今為錢唐人公生而警敏年十^有七以文謁
荆國王文公見其借箸賦大奇之曰吾行江南入吳
越見文士惟子與董碩耳由是籍甚當時每一賦之
成學者爭傳誦之皇祐五年登進士第調睦州壽昌

當是以公名
聞

縣尉以太夫人憂不赴後歷興國軍司理參軍婺州
武義縣令遂改秘書省佐著作郎知袁州萍鄉縣通
州海門縣通判滁州楚州遷至尚書屯田員外郎會
官制行改朝奉郎為少府監主簿元豐中遣使高鹿
御今上選文士充書狀官宰執以功名聞有旨召試幾
啓公力辭焉論者以為高元祐初詔近臣舉可任諸
路使者于是資政大學士韓公維學士承旨鄧公温
伯戶部尚書李公常戶部侍郎楊公汲爭荐公之才
遂擢為利州路轉運判官移福建路運判會閩飢咸
議請賑貸公曰開去京師往返數千里今民朝不及

到字可疑
當是官軍
屢失利脫
去失字而利
說作到致不
可解

夕若上書待報是冠冕從容以救焚溺者也乃檄州
縣發廩而請違法之罪於朝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時
有群盜阻險為閩數州患官軍屢到州縣吏畏怯爭
言盜勢猛熾請招納之公曰閩盜狃于姑息曩者彭
孫廖恩皆緣此列官于朝故奸民以怙山谷市凶慝
為得計若遵前軌是為民稔患也因為處畫所以斬
捕方略成就方部內肅然召為尚書主客郎中久之
出為夔州路提點刑獄秩滿知明州將代乞開局遂
提舉杭州洞霄宮其子壽隆知衢州迎公就養公因
告老以本官致仕予方謫官與公遊見公秀眉永骨

語災樂易起居輕健謂公壽考康寧未艾也忽病痢
下強卧旬餘以崇寧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考終于郡
卹年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勲上柱國爵隴
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公性和侃清
敏安貧靜退廉平著于官政孝友稱于私門嘗推任
子恩以官其弟燕居無穀色之娛文章藻麗以自嬉
一時推先之逮治命精采不亂料理平生文稿示子
孫曰吾之志在此耳集成二十卷藏于家賦二十卷
行于時娶石氏封崇安縣君男六人壽隆左承議郎
任尚書司封員外郎出知衢州壽朋早夭壽松睦州

軍事推官壽卿簽書池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壽成興
化軍仙遊縣尉壽佐未仕女四人適朝奉郎祥符縣
丞陳壽祺湖州安吉縣丞胡况鄉貢進士石師聖通
直郎太常寺奉禮郎張裕民孫男五人能述能定能
得能勇能惠孫女十一人適無為軍無為縣主簿陳
孝儀南康軍司法叅軍應慶仁蘄州司法叅軍陳覽
餘尚幼諸孤以崇寧五年五月十八日奉公之柩卜
葬于杭州錢唐縣長壽鄉之原公之子司封以師錫
昔與公同時為尚書郎謫官三衢又獲從公父子遊
知公治行為詳大事有期求銘以志墓中不可得辭

惟公文學見推士林政事彰聞朝著率德勵行有宿
儒循吏之風而位不稱德福不應寔士君子所嘆息
也然公子孫多賢才司封又以直諒文未振于臺閣
為時名人守衡逾月以憂去吏民至今思之士君子
又知公之後將大而道樂為之樂也道謹掇其行狀書大
事大傳者以貽後人附以銘曰

循：韋公 築：文藻 易樂干祿 一節華皓

入為郎吏 不激不矯 出使一方 剪頑起瘳

優游道宮 未衰乃老 貧非吾病 壽非吾少

不至公鄉 從吾所好 公惟有子 公則不夭

旁置萬家 卜此新兆 饒石幽宮 來者斯考

故任左朝議大夫致仕追贈諫議大夫陳師錫撰

錢唐韋先生集卷十八

先大父文稿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叅議携
往別墅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
寢遠復有亡逸以隳先志謹命工鉸木于臨汀郡
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澣孫右奉直大夫知汀州
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能定謹題

右為携^馮李曹倦圃先生手筆識于昆山傳是樓
鈔本之首余從而摸之蓋鮑菴先生槧本在曹
氏時昆山由彼鈔得余而予傳是樓鈔要皆
槧本之苗裔也聞曹氏舊藏槧本一傳之後已歸海
昌陳氏印鈔本之在吾浙者二僅^{如晨星}後之覽者
其毋忽諸

康熙己亥冬十月石倉老人自記時年六十有三



康熙戊戌長至後三日姚世榮校閱于西隱書屋

是書藍紙闌式頗似蕭山王氏十萬卷樓抄本卷十七第十頁
眉目墨筆點寧訛康熙校語寧字缺心教辭 宣宗御名道
光時人所校無疑細玩手迹當是陳恭甫筆且查恭甫藏本
向無印識在多王氏抄寧之書光緒十二年閏辰刻一過因記

此是吳門翁真生鳳藻手筆

辛酉五月廿九日



